



中国记忆, 1966

一位法国摄影师镜头下的彩色中国

摄影 [法国] 索朗日·布朗 Solange Brand

释图/杨浪

中国记忆,

19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记忆, 1966 / (法) 布朗著; 杨浪释图.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203-08896-7

I. ①中… II. ①布… ②杨…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摄影集 IV. ①K27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93920号

中国记忆, 1966

著 者: 布 朗 (法)

责任编辑: 贾 娟

装帧设计: 陆红强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50千字

印 数: 8000册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896-7

定 价: 98.00元



1965年至1968年，索朗日·布朗住在北京。

穿行城中办理公务的时候，

这位二十来岁的年轻法国姑娘拍下了她所看到的……



小索的图片在说话

陈小波

小索（杨浪把摄影者索朗日·布朗称为“小索”）拍摄的几乎每张照片都让我想笑更想哭啊——11页上的老城墙，39页上的时代歌舞，137页、139页的示威，149页、151页的日常街景，123页后连续几页的串联，147页捡拾菜叶，177页的补丁衣衫……小索的图片在说话，它告诉世界，发生在不久以前的关于中国的故事，它解开历史不想说或者不能说的一些秘密场景——一个极端年代带给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困苦与荒谬。

年轻的女外交官小索，1965年开始，抱着“对一些事物充满好奇”并且“试着去明白”的心态，不经意地、随性地拍摄出记录中国大时代的图片。她在北京、南京、苏州、大同几个城市的街区拐角和无名小街看似漫无目的地游逛和拍摄，留下的却是令后人探究的谜团和令人敬畏之物。因为正是此时，全中国开始卷入一场“革命”。

几十年后再读这些照片，我们发现：好的照片像盐巴与面包一样简单，但它述说的却是深刻的人文气息与时代大变革大历史。正是图像，使寂灭的东西在时间深处得以存留，截留了文字无法表达的人类生存的痕迹与信息。

小索拍摄更多的是那些民间景象，那些动作、表情、服装、房屋、道路，少有政治表述，但这些却清晰地传达了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以及中国人独有的困境。

在世界摄影版图上，中国摄影注定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和中国有关的影像写满特定的时代印迹与气息，浓到化不开。再没有哪个国家，影像如此这般与这个国家历史紧密相连，与大时代紧密相连，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2010年开始，我开始主持一个摄影项目：“国家典藏”。这个项目是把中国老一代摄影家的经典照片用国际收藏标准做出来，交由中国照片档案馆永久性收藏。

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遍布在全中国的摄影者为数有限，但这些摄影者尽可能多地拍摄他们经历的历史瞬间，完整地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事件与瞬间。把这些照片连起来看，可以看到文字难以代替的一部文献。摄影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历史和文献工作。当时很多摄影者完全可以看作历史工作者。

陈小波：著名摄影理论家、评论家、策展人、新华社领衔编辑。曾获中国摄影界个人成就最高奖——金像奖。

我与数百万张照片默然相对。在过往的图片中，看一个国家独特的存在，看那些令我无法想象的瞬间。常常有人问我，你选择什么样的照片进入“国家典藏”？回答是肯定的：那些有历史痕迹的照片，那些解读某一段特殊历史的照片。这个时候，我早已不把摄影看成纯粹的摄影，相机镜头、光影关系全部靠后站，历史和社会发展之证据才是我更关心的。

现在 1200 余幅典藏图片被学者认为是“重新认识中国”的重要史料。这些照片记录了历史的发展，更记录了历史的挫折。将来，在把历史挫折变为历史智慧的时候，这些照片会站出来说话。

遗憾的是，中国当时拿相机的人太少太少，记录下来的东西远远不够。

今天，小索的图片站出来说话了。她的图片述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史，帮助我们回到那些不能忘记的情景之中，近距离观看众多个体的人的无奈且悲伤的生命状态。她让我们沉默，更让我们反思。

摄影与文学、音乐一样，是存放秘密的地方，也是解开秘密的地方。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摄影，历史何以保存。摄影，最终要与文化和历史站在一起：存留、作证、发言。没有摄影，历史可以随意篡改涂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足够理由感谢当年只有二十岁的小索，感谢她的“西方眼睛”和“自由的

心灵”，在“普遍的困惑中”存留下来的包含记忆的历史。

杨浪当时只有十二岁，他就站在那些人群中张望。今天杨浪用文字、也用自己少年时期的所看所想来解读小索的照片。他避开宏大叙事的锋芒，选择比宣泄更隐忍更平静的一种叙述方式，细碎、还有些小啰嗦。他织连补缀，命题具体而微：中国人在困境中的生存哲学。杨浪不铺陈、不评价、不妄下断语，温吞吞地吐出只言片语，道出的是平静的苦痛、躲不过去的灾难、比戏剧更夸张的日子、大规模的黑色幽默……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说：“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在中国，历史叙述一段段地空缺。对国和家的记忆，有多少的遗忘、遮蔽？有多少“失踪的历史”？值得反省的历史被白白浪费了多少？

史料的挖掘是学术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环。杨浪和小索联手，找到公共历史与个人记忆的关联。以自己的“私人叙事”来补史之阙，拉着我们一起记住伤痛，对抗健忘。

A REVOLUTION
IN COLORS
VINTAGE

旧时色彩呈现的一场革命

弗朗索瓦·德努瓦耶勒

1966年的法国，可能跟战后繁荣的其他年份没什么两样。然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一场震撼这个国家的巨大浪潮——文化大革命——正在掀起，它点燃一个巨大的自成一体的国家，保护着它的，似乎只剩下长城。对此，法国人几乎一无所知，尽管有迷失在不确定的辩证法迷宫中的零星分析，令人困惑的东方式战斗文字，被亲毛泽东的报刊复制了无数期的伟大舵手向无尽的红卫兵挥手的图片，以及巴黎马斯伯乐出版社展示的一本红宝书，但在法国绝少关于这场政治地震的更多文字报道。多年来，法国的报刊以成倍的配着黑白照片的新闻报道越南战争。

在北京，机缘巧合，一个年轻姑娘因为工作关系，身处整个政治漩涡的中心。这位名叫索朗日·布朗的法国姑娘带着相机，游走在北京的街上，她的西方眼睛满是年轻人的自由神情。对于这个古老的国家，她茫然无知，只因在法国大使馆工作，才使她根据政治形势的演变，拼凑起信息的碎片。然而，她却无心报道此事，她更喜欢的，是用镜头捕获历史瞬间，并在世人普遍的困惑中留存历史。她做得很好。她跳过那些政治的价值评判，给予街头一角和天安门同样的曝光机会。

这些拍摄于中国的照片与西方艺术中的东方风情究竟有何不同？它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东方奢华距离何在？在不知如何阅读文本，不懂解析那些到处张贴的宣传画，不明白游行者喊什么口号，或者昧然于一个即兴辩论现场的情况下，索朗日·布朗怎样捕捉那些在她看来是匪夷所思之事？压力无时不在，同时，事件也无处不在，她必须以一己之力把眼

弗朗索瓦·德努瓦耶勒：法国国立高等路易·卢密耶学院教授。
译者：谢秉强

前所见抽取出来，精准地抓其本质，而不是相信那些显而易见的表象。

索朗日·布朗用上了彩色胶片，即人们所说的“幻灯片”，这一载体被所有自傲的摄影爱好者使用，不过，专业记者却不用它，因为取景、印刷和传播等各种技术原因，专业记者偏爱黑白照片。与此不同，摄影爱好者没有这些限制，他们旅游回来时直接把幻灯片投影到幕布上展示给朋友。幻灯片使他们能去理解真实，捕捉生活的韵味和事件的准确气息。索朗日照片上捕捉的每个人都像是中国演员。日常生活、节庆、表演的场景和游行，满是狂热，这种狂热扰动城市，也扰动城市对历史人物的感知。她的照片揭示了北京人——背后是全中国人——如何被卷入了一场革命。将近四十年后，我们可以分析她如何选择典型的对象，如何强调画面控制，并发现她如何忠实地复原当代中国的这段历史中透露的重要气息和氛围。这位业余摄影师的初衷——她本来只想带回遥远的国家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拍摄，让一个历史事件的报道具备了档案价值。很少有外国人能不受时间限制，免除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审查——这些审查通常主导着大众传媒。索朗日·布朗时间充裕，“文化大革命”旷日持久，也因此，她的拍摄显得随意。她的照片不用给外人看，避免了因商业化和审查需要而施加的刻意；也不用着急上色，她尽享其外交人员身份的便利，自由探索摄影，挖掘潜能。

“报告文学”——必须使用这个词——或者可以说是“摄影散文”，与快速的新闻摄影不同，因为索朗日的业余身份。她的摄影观点是，拍摄者应该不止一种观点、一种摄影眼光。她通过见证而捕获现实，并制作了一整套档案，其内容丰富的趣味又因美感而倍增。因此，最平庸的空间，也被她组织为社会变革的象征。从一辆卡车到另一辆卡车，正反打镜头之间，让毛泽东号召下的青年群众成为具体之物。在穿着保暖制服上衣的青少年人群中，出现了一张面孔，一种表达，它聚焦于革命的信心。还有类似的图像，比如红墙后那间传统的屋子，让我们想起古代中国；政府楼那些庞大的苏式建筑；红卫兵们个个举着红旗，像洪流一样涌向天安门广场。

照片中，必不可少的是时代的色彩。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潮流和宣传画成为革命精神的特征。色彩的象征价值，通过无处不在的红色表现出来，它是大面积横幅、风中彩带、醒目的徽章、臂章和红宝书，加上海洋一般无止尽的蓝色，以及卡其色的服装和暗淡的都市世界。如果色彩的关系因技术支持过时——照片打印介质的转变，带来色调的微妙改动——而变得平等，那么色彩便给所有照片添加了超越其历史价值的光晕。

北京
记忆 ……1
Beijing Memory

南京
记忆 ……145
Nanjing Memory

苏州
记忆 ……163
Suzhou Memory

大同
记忆 ……179
Datong Memory



北京 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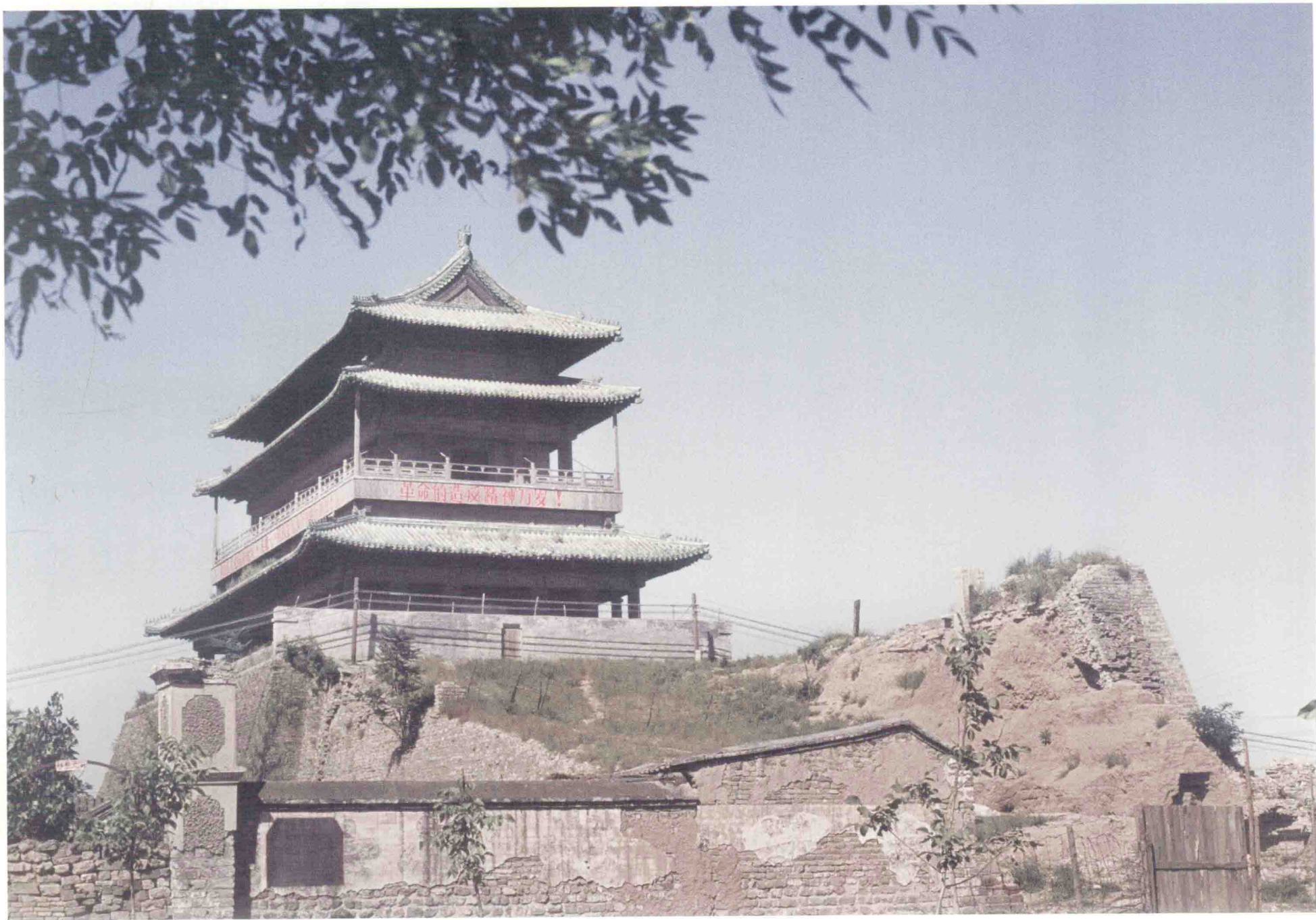
Beijing Memory

北京正阳门东侧，1967年夏天的这个时候，城楼的三层台栏上“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标语已经斑驳，估计是上一年贴上去的。

正阳门，北京人俗称前门，迄今已有600年历史。现存的前门建筑包括正阳门和它南侧的箭楼，这是北京城内城正南方向的门，处在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箭楼在1900年义和团拳民焚烧前门外大栅栏时被飞溅火星引燃烧毁。正阳门城楼当年冬天因隶属英军之印度兵在楼内燃火，被全部焚毁。原来在正阳门和箭楼之间有用于防御的瓮城，为改善交通，瓮城在1915年被北洋政府拆除。“文革”前夕设计地铁通过线路，有计划拆除前门，1965年经周恩来批示，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得以保留。1949年后，正阳门一直被部队占用，1980年腾退。

新中国成立后，曾对正阳门城楼、箭楼多次维修：1952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拨正加固，1957年城楼、箭楼装设避雷针，1976年唐山地震，正阳门城楼、箭楼受损，1976年至1978年进行大修，1989年对箭楼进行修缮，1990年1月21日对外开放。1991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大修，对城楼内部进行装修，于1991年7月1日恢复，对外开放。

这张图片拍摄的1967年，距上次修缮已经十年，所以看到的是当时的破败程度。



应该在 1967 年夏天的时候，小索的照片中出现了一批北京古代建筑的影像。这张是当年的北京古观象台。

这是世界上仅存的几座古代天文设施之一。它最早建立于公元 1279 年的元代，原址在现在的观象台北侧。明朝建立后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楼旧址上修建观星台。1644 年清政权建立之后，改观星台为观象台，康熙、乾隆两朝，观象台上已有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地平经纬仪和玑衡抚辰仪。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德、法两国侵略者曾把这 8 件仪器劫走。法国将五件仪器运至法国驻华大使馆，后在 1902 年归还。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于 1921 年装运退还中国，重新安置在观象台上。

辛亥革命后，观象台改名为中央观象台，1929 年改为国立天文陈列馆。“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护文物，将置于台下的浑仪、简仪、漏壶等 7 件仪器运往南京，分别陈列于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台上清代铸造的 8 件大型古仪由于拆装运输困难而未南运。1956 年 5 月，观象台作为北京天文馆的分馆，改名为北京古代天文仪器陈列馆，并正式对外开放，1959 年后关闭。因长年失修、雨水渗漏与唐山大地震等原因，古观象台东南角在 1979 年 8 月 17 日坍塌。事后台上安置的古代仪器全部撤至台下安放，并对观象台进行维修。1982 年修缮完毕，并正式命名为“北京古观象台”。1982 年北京古观象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 1983 年重新对外开放。

小索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文革”时关闭的外景，因而有特殊的记录意义。她的拍摄点是在观象台北侧，台上的“雕楼”样高屋今已不见。图中可以看到放在观象台北侧的地平经仪、地平纬仪、象限仪。




鼓楼大街。小索拍完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前门，又来拍中轴线北端的鼓楼，可见她的拍摄是很有记录目的的。元代的鼓楼名“齐政楼”，位于元大都城市中心，明永乐年重修北京城时，重建钟鼓楼，以晨钟暮鼓报时，是元、明、清三代都城最重要的公共报时中心。

鼓楼大街南街地安门，因为地近皇城，历来为达官显要居住之地，附近多王府豪宅，胡同四通八达，且靠近京城内外水系，这里历史上就是商埠荟萃之地。

1967年的时候，鼓楼大街依然是个繁华所在，它南端的地安门东西一线是环行的4路公交车途经路线，今日京城所谓“二环”“三环”，其实“一环”的北线就在大约拍摄的站立点北望。

当年北京的公共汽车不算很多，图上红色公交即为“5路”，从鼓楼下车南至前门；图上可见无轨电车吊线，为其时的“7路无轨”，从动物园通往东直门，是1958年替代了有轨电车开行的。估计小索拍摄时间在五一劳动节前夕，所以店铺上都插着红旗，而且行人闲适。如果我的估计不错的话，这一天是1967年4月30日，星期天。





这里看到的是前门箭楼的西北侧。这些凹凸的建筑是拆除瓮城后原来连接正阳门的部分墙体。1915年（民国4年），北京政府为解决正阳门交通堵塞问题，聘请德国建筑师罗克格·凯尔设计改建正阳门道路。拆除瓮城及东西两座闸楼后，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洞子门以便铁路通行。因为拆除瓮城，正阳门及箭楼做了改造，在箭楼抱厦北侧加筑月台，月台前建两侧“之”字形蹬道，箭楼四周加筑水泥挑檐及护栏，用作箭楼之环形通道及眺台。图上这些层层叠叠的建筑应该就是月台上的“之”字形蹬道。